



愚伏集 卷十終

墓誌 行狀



~ 16
2344
10



宣祖大王

金弘微

黃俊元

康士敬

宋甫昌

李尚岡

白子松

家狀 鄭世克

柳成龍

李德馨

韓俊諫

門和
號 2344
卷 / 6-10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



有明朝鮮國 宣祖昭敬大王姓李氏諱 中宗恭僖
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敬達孝大王穆陵
誌

於戲恭惟我 宣祖昭敬大王姓李氏諱 中宗恭僖
大王之孫德興大院君昭之第三子也母鄭氏 贈領議
政世虎之女 王以嘉靖壬子十一月十一日生於漢城
府之仁達坊生而英睿異常幼時 明宗恭憲大王召與
二兄偕脫御冠令以次戴之二兄者皆如命 王即跪而
辭曰君上所御臣子何敢近頭 恭憲王驚嘆因問君與

父孰重令書字以對對曰君親雖不同忠孝無二致 恭
憲三大奇之及長封河城君乙丑 恭憲王不豫時世子
昭登卒儲貳未定領議政李浚慶請選於諸姪中 恭憲
王命王入侍隆慶丁卯 恭憲王上賓浚慶奉遺教迎
王三方許母眼在私第涕泣固讓迫而後入就恤宅時翰
林院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奉 穆宗皇帝登極
詔出來入境間 國君新喪且無嗣甚憂之頒 詔日見
王儀表相與益目嘆曰東方真主出矣是時 王甫十
六歲矣遣使告 訃請承襲明年春 皇帝命太監姚臣
李慶齋詔王為 國王賜詣命冕服及綵幣 王自嗣服
初銳意圖治專精講學日必三接儒臣討論經史或至夜

分時李滉解官歸鄉里屢召不至 王以誠意致之擢為
貳公滉疏陳治道六條又撰聖學十圖手寫以進 王嘉
納之命工作小屏宴居觀玩或不時 召對從容講道禮
遇隆重及滉亡傷悼不已曰滉之片言隻字皆可傳後其
令有司裒集刊行本 國舊稱文獻之邦而其於格致誠
正之學則罕有傳焉自高麗鄭夢周始倡絕學至我 朝
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相繼輩出發揮經傳講明
義理 王以大有功於斯道 特命賜祭贈官與謚錄其
子孫 命儒臣柳希春等撰次其言行名曰儒先錄且以
近思錄小學心經皆作士之本 本朝所撰三綱行實亦
可以使民興行並命刊布 教該曹曰近來師儒之選專

尚文辭學舍游學之士皆以決科為急士習如此他日成
就將何所觀擇有學行堪為師表者擢授方面使之巡行
列邑勸課教誨又以登進道逸為新政第一務駟召曹植
成運等不次超叙嘗於 筵中冀曰奸黨竝立而汴京壘
偽學籍成而南宋亡賢邪進退之幾顧不畏耶臺官論南
宋等戮官士林之罪請削官爵或以事在既往為言 王
曰罪南宋者所以雪趙光祖之冤而宥之一時之趨向也遂
罪之已巳秋 冊滿城府院君朴應順女為妃萬曆元年
癸酉大臣因天變乞免 王曰推咎台衡以應災變吾誰
欺欺天乎下手札求言首尾百餘言無非引咎求助之意
太學生上闕佛疏 王以手札答曰爾等居首善之地講

論者道義也期待者程朱也宜益動心忍性功砥礪磨敬
義夾持秉性交養為他日真儒立於朝端上以輔寡君下
以澤斯民使治隆俗美則吾道之衰異端之盛不足慮也
何必如魏太武誅沙門毀佛寺之為哉又上疏請以金宏
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等從祀文廟 答曰難慎
而不敢輕許者只緣其事重也且尊五臣真如尊其學宜
懋時敏相與講劄共成大儒勉輔不辟是予所望也時
王有疾日久乃瘳禮官請陳賀 王曰人之疾殆未必不
由於失攝頃者不意得病貽憂 母后驚動群下方且祗懼
悔罪之不暇何可受賀累請不許乙亥 恭憲王妃沈氏
薨禮官擬五禮儀卒哭後當用玄冠烏角帶持平閑絰等

以為三年通喪無貴賤一也宜從朱子議用白帽布累角帶迂議不一而王斷然行之一遵禮制丁丑 祭靖王妃朴氏薨禮官上請當從叔姪服服齊衰期相臣朴淳及王堂諫院以為 上於 祭靖王有祖孫之義當以繼體之重服三年若以叔姪論則諸侯絕旁期寧有服墓之理王是其議遂定為三年喪先是 明廟幼冲李苞與尹元衡結為腹心以私惡誣尹任柳灌等為陰有貳志殺之中外冤憤者積數十年王以事在 先朝不欲輕改至是命復任等官削苞等勲 教書下八方歲服丙戌 聖節使在會同館失火 王聞之驚駭拿治使臣以下罪有差奉 表陳謝皇帝嘉其忠慎降勅錫賚以優之丁亥日本

差使臣來款時平秀吉篡奪自立 王曰日本乃篡逆之國其使不可納 命却之迂議皆以為化外不可責以禮義或啓邊釁 王曰勉許之而其義則凜然有不可犯者戊子謝 恩使俞淵還自京師 天朝特允我 國題奏 命雪 宗系惡名始 太祖初罪人尹彛李初叛入中原誣 國系為逆臣李仁任之後 皇明祖訓及會典皆載其事 列聖以來累世陳辨未蒙準改 王嗣服臨朝嘆曰 國系受誣久未昭雪此 祖宗之吁深痛凶令其責在予予不克繼先志靈先羞死無以見 祖宗於地下宜極擇使价血誠籲呼以得請為期每使臣行必宿齋預戒丁寧告勅至誠所發有可以感動天地至是 皇帝

命史館悉行刊正 王喜甚教群臣曰古之人君固有重
厥祖業光復舊物者然此猶是外物耳豈如使彝倫再叙
崩滌數百年深寬至痛呼乃祭告于 宗廟社稷畢 教
曰今日親奉 寶典祗告 廟社志願畢矣可大赦與臣
民同慶且夫子異倫之主當親祭以告彝倫復叙之意遂
祭文廟辛卯平秀言遣玄蘇來曰明年當入大明可假以
道辭甚悖逆 王以大義絕之急遣使具奏 天朝壬辰
夏賊大舉入寇我 國累世昇平民不知兵所在瓦解
王分遣將士據守要害下罪已教徵兵為效死勿去計及
忠尚敗報至 王知京城不可守謂群臣曰此賊謀犯
天朝藩臣職當死守封疆而奈衆寡不敵既不能力抗凶

鋒遮截賊路則無寧歸近父母之邦赴愬於 聖天子乞
王師以討此賊耳遂定西遷議大臣曰當此危急國本不
可不定 王乃命光海君瑄為世子未幾賊報益急 王
出城西行及平壤失守進駐義州遣鄭崑壽等申 奏賊
情 皇帝遣行人薛藩降 勅慰諭曰爾國世守東藩素
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陵攻
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
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朕今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
率遼陽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
務期勦滅兇殘俾無遺類夫恢復先世土宇是謂大孝急
拯君父患難是謂至忠該國君臣必能仰體朕心光復舊

物俾國王奏凱還都仍保宗社長守藩屏庶慰朕恤遠字
小之意 王率百官出迎江上奉 勅慟哭哀動左右羣
臣皆哭十一月 皇帝特 賜白金二萬兩 王拜受感
泣分 賜扈從諸臣及陣上將士十二月提督李如松以
皇帝命領遼廣兵四萬出來 王見提督泣曰蒙 皇
上周極之恩得見大人小邦一縷之命惟託在大人提督
見 王忠懇為之動色癸巳春提督協率本國軍兵大敗
平壤賊夏官軍收復京都羣臣請賀 王曰可慰不可賀
但當率臣民行望 闕禮以謝 皇恩而已即遣使奉表
謝收復京城秋還京師 命城內對日供米分賑飢民收
瘞遺骸設壇 賜祭下書八道減貢稅廢供獻訪問孝子

烈女及死國事者悉加廢錄 命收聚書冊藏之芸閣教
禮曹曰兵燹之中都人死者何限意遺民過半縞素八城
之日都民填塞而未見有服喪者此必喪亂之後倫紀廢
墜而然令各部糾檢 王欲親祭文廟以慰先聖之靈禮
官以為聖殿燒盡行祭無所 王曰神之在天下也如水
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
或設壇以祭豈必待木主哉遂命築壇於學宮之側設位
以舍采焉冬 皇帝遣行人司憲降勅曰昧者王以大兵
驅倭出境還歸舊國上表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國
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兼賜大紅蟒衣二襲
綵段四衣裏以示朕惓惓為王遥慰之意時 王寓居貞

陵洞一日謂近臣曰閭闔不可久淹欲於舊宮城裏略擇
草家以居昔衛君爰舍于漕此誠何時而欲大厝處乎
天將有以營建 王宮為言 王曰深羞未復何以家為
天將歎服丁酉賊將清正襲破關山島張兵爭搶先鋒
到湖西時提督麻貴提孤兵在京城軍情危懼 王厲氣
巡城堅守不動經理楊鎬亦自平壤疾馳來接人心賴以
鎮定遂協助 天兵大翦賊鋒于稷山以却之時有物恠
天將欲得卜人占吉凶 王曰天之賦物不得其常是
之謂恠常者理而已矣人事之失其理者皆足以應之豈
么麼瞽師之所能知乎已亥賊悉退 王奉 表陳謝
皇帝降勅慰諭賜綵幣庚子 王妃朴氏薨始 王之誥

命冕服淪失於兵中至是遣使請照例補 賜 皇帝詩
乞所奏 勅曰爾朝鮮為國素敦禮教懋篤忠敬稱我優
嘉自頃以來越在草莽典章文物幾于蕩然朕為爾洗滌
兇妖恢還土宇固我師武臣力亦不可謂非爾秉禮之效
否則軍旅安經政令安行順物不受事乃大逆尚有今茲
之捷乎爾以誥命冕服奔逆莫守遣使來告祈得賜如初
夫事上益下復此修容復漢威儀朕所矜許是用勅尚方
製給仍錫之誥爾尚敬之哉藍縷啓苙大布興衛薪膳伯
越皆王今日事懋哉母忝命 王即遣使奉 表陳謝禮
官以長短不稱請改造 王曰 皇賜服之無數何可改
也予於西遷日宮中物一無所挾惟 皇賜蟒龍之手索

以自隨擬於歸盡時服之至今時復披見不覺淚下也至
寅秋冊延興府院君金悌男女為繼妃甲辰遣使押解
漂海人民五十七名具奏上聞丁未又押解十九名皇
帝皆降勅獎諭並賜白金文錦王自兵亂以來憂勞
成疾屢有內禪之計以諸臣不釋之故龜勉聽政至丁未
夏疾彌留戊申二月初一日棄群臣於行宮之正寢壽
五十七在位四十一年是歲六月十二日丁卯葬于揚州
建元陵西阜西坐卯向之原謚曰顯文毅武聖敬達孝
陵號曰穆廟號曰宣宗明年己酉皇帝遣行人熊
化祭以大牢又賜誥命謚曰昭敬吏部官謂本國告訢
使曰此美謚王之德有以得之也丙辰光海加上徽號改

廟號為祖王資稟弘毅德行純備恪謹侯度出於
至誠四十年如一日凡迎詔拜表望闕等禮必肅敬將
事雖在流離顛沛之際未嘗少懈每封進方物必親自點
視或物力不逮情意少斂則叱使臣還不能安于心對羣
臣語一則曰皇恩二則曰皇恩瞻戴之誠不啻如孝
子之慕父母師興之後天朝文武將官前後出來者無
慮數十百人而上自元戎下至都司指揮無不殫誠致款
各盡其禮病革之日勅書至猶自力扶人拜跪蓋血誠
非強為也事丙大妃如事所生承顏養志靡不曲盡朝
夕問安之禮未嘗一日廢有疾則竭誠祈禱及其喪也哀
戚而盡禮友愛天至待二兄一姊愛敬兩盡終身不少替

性儉約不喜奢靡聲色遊畋之樂不留於心食不重味衣
用澣濯妃嬪宮人亦不敢服侈喪亂之後尤以編素為資
宮中粒食不令遺地曰此皆農夫辛苦之物安坐而食已
拳矣况可暴殄乎嘗見內人炙牛以喫曰非牛不耕人而
殺牛不仁甚矣况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不足以等息
豈可任其屠殺乎嘗於行中失御弓有司捕拾遺者欲
法之王曰既已失之必有得之者命釋之提督聞
王筆法精妙求之甚懇王辭以疾蓋其微意不欲以小
技示人也畿民苦催糶呈訴於駕前王曰有司獨不
見畿甸田野乎蓬蒿滿目而乃忍催租耶重惜民命未嘗
長殺一人每當決獄必詳審讞辭以求生道謹守成憲非

有大段碍貫則不喜紛更禮遇臺諫雖或過激務加優容
初年搆小室於寢側以為讀書之所亦密令內需司營之
不以煩有司工堂觀知之上劄請停言甚切直而委曲措
辭答之臺官乃引飾非詭諫等語以犯之聞者縮頭而終
不譴惡愛用人材各稱其器左重儒術之士或有撻毀之
者必曲加保全嘗語大臣曰我國人物眇然而其所以取
之者專在科舉其間豈無不屑舉業而空老林下者以人
事君卿等之職也宜務求稟材異行之士使予得以用之
昔曼曼為其僕臣謝安舉其兄子苟其人也亦不以親戚而
嫌不以微賤而廢也其為政摠攬權綱裁決不主葭莩施
令輒成典訓至於籌邊料敵策敗等成莫不出人意表諫

冲之德出於天性未嘗以賢智自廣功業日喜戊子甲辰
徽號之請發於一國臣民歸美之至誠而嚴辭固拒闕
月不許雖衆情難遏終不免俯從而中心則不禁焉觀書
一行俱下一覽皆記而至其日用功程則初不以尋行數
墨解釋文義為事酬酢萬機之暇輒凝神靜坐玩心高明
其所得有超出先儒箋註之外者嘗語講官曰存心有要
日用之間外物之來千緒萬端交接於前必廓然大公順
而應之不以動吾中然後當靜而靜當動而動此先儒所
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不然而邪思妄慮有如雲興則雖欲
靜之而不可得矣其獨詣之見類如此晚而喜易講讀研
窮或至忘食嘗曰論語孝經特門人記孔子之言耳聖人

之所自作此十翼天下豈有如此文章讀之令人自不
覺手舞而足蹈也嗚呼 王文足以陶甄至治武足以戡
定禍難明足以辨別忠邪智足以綜理事務真所謂不世
出之聖大有為之君其中遭否運暫罹權越乃氣數治亂
之所關而在能剷除戎疾身致重恢以永 國祚於無窮
則非天下之英武其孰能與於此猗歟休哉 三元妃朴
氏不育繼 妃金氏誕一男一女男曰永昌大君璣為李
爾瞻柳希奮等所構誣年八歲廢處江華府使鄭沆希光
海旨鑽之密室燒其炕令鬱冒而夭女曰貞明公主恭嬪
金氏生二男長臨海君瑋光海時以謀逆受誣囚于喬桐
歿不以命次即光海君茂申嗣位欲敗度縱敗禮我言同

氣幽閉 母信得罪於 宗社臣民癸亥廢仁嬪金氏生
四男五女男長義安君瑛蚤卒次信城君翊次 定遠大
院君 諱次義昌君瑛女長貞慎翁主次貞惠翁主貞淑翁
主貞安翁主貞徽翁主順嬪金氏生一男順和君莊靜嬪
閔氏生二男三女男長珙仁城君戊辰孝立之叛連謀事
覺 賜死次仁興君瑛女貞仁翁主貞善翁主貞謹翁主
貞嬪洪氏生一男一女男慶昌君珙女貞正翁主溫嬪
諱氏生三男一女男長堤興安君從逆賊李适于軍中聽
其擁立為官軍所戮次慶平君功次寧城君瑋女貞和翁
主貞明公主下嫁永安尉六柱元生三男皆幼臨海娶敦
使許銘女無子光海娶知敦寧府事柳自新女生一男極

光海未廢封為世子癸亥以罪廢 賜死信城娶判尹申
砬女生一女適典籍安弘量 大院君娶贊成具思孟女
生三男今 主上於序為長以天啓三年癸亥撥亂反正
建中興之業次綾原君備無子次綾昌君佺光海時受誣
竄海島寬瘦而致順和娶承旨黃赫女生一女適校理李
景曾供娶參贊尹承吉女生五男佶億健二幼一女未筭
義昌娶判書許箴女無子慶昌娶僉知曹明勗女生四男
五女男長昌原正僑次陽寧君徹出為臨海後次休次幼
女長適李後傑餘幼慶平娶郡守崔胤祖女生一男幼仁
興娶佐郎宋熙崇女生一男二女皆幼寧城娶水使黃履
中文生一男一女皆幼貞慎翁主下嫁達城尉徐景甯生

三男五女男長貞復縣監次正履慎復文長適進士金珪
次適參奉李命寅次適沈沆次適正字權竭次未并貞惠
翁主下嫁海嵩尉尹新之生二男長以承旨次坵佐郎貞
淑翁主下嫁東陽尉申翊聖生五男四女男冕具吳最彝
女長適洪命夏餘幼貞仁翁主下嫁唐原尉洪友敬生一
男珺貞安翁主下嫁錦陽尉朴瀾生一男世橋貞徽翁主
下嫁全昌尉柳廷亮生二男二女男滄瀾女長適李重揆
次幼貞善翁主下嫁吉城尉權大任生一男石奮貞正翁
主下嫁普安尉柳頤貞謹翁主下嫁一善尉金克鎰貞和
翁主下嫁東昌尉權大恒我 中殿韓氏西平府院君浚
謙女誕三男長即世子湜次 鳳杯大君諱次麟平大君湑

今 主上即位之八年崇禎庚午原州牧使沈命世上疏
言 穆陵地不言且有水氣 上瞿然 命大臣禮官議
遷卜咸曰 建元陵第二崗實 先王之所屬意而戊申
特以年月不利不克用今不可舍此他就 上從之以十
一月二十一日丙申奉遷焉壬坐丙向也方亢專 命曰
誌文可改撰蓋以戊申誌文不錄 瘞派故也臣經世職
掌文翰既承 綸音不敢以不能辭且嘗遠事 先王有
一二嘉謨懿行得之於經幄者而不見錄故謹就原誌中
略加繫括序列 瘞派如右君其 盛德大業之巍然煥
然者自當在人耳目與天壤俱弊非區區文字所能與也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金公墓誌銘并序

余自幼少時即聞吾鄉有君子曰后溪先生者其德言懿
行爲一邦所愛敬而其歿已久恨未及趨隅奉履於几席
之下以望其謙謹之光而薰其德及長聞有所謂沙潭省
克二公者乃其嗣子而方以詩書之學克世其業心竊慕
之嘗執贄而定交焉則見其周旋閑雅聲氣溫醇如朋壘
之對映焉如玉樹之雙擢焉與之處久而能敬未嘗有惰
慢之容焉蓋不惟天質之美其得於庭訓之所涵揉而成
就者益不誣矣往在甲午夏沙潭丈在轉徙遘疾竟不能
起余聞而哭之甚悲嗚呼余既悲不及見后溪先生又悲
失此文無以誌吾愚而淑吾身而十餘年來所持以爲慰
者幸省克之存也今則省克又亡矣余安得不以益悲且

慟也耶癸有日公之壻進士金槃奉西庄柳先生之命屬
余以識其墓余雖不堪顧與公相知最深者宜莫余若余
不得以辭焉公姓金氏諱弘微字昌遠省克自名其室者
也世家尚州 國初名臣集賢殿副提學諱尚直之六代
孫也高祖諱克忠通禮院通贊曾祖諱禮康忠武衛副司
直祖諱允儉將仕郎考諱範即后溪也 明朔朝以經明
行修被 徵布衣入見特授玉泉縣監以卒妣宜人曹氏
昌寧著姓嘉靖丁巳二月二十四日公以生生而聰穎異
常七八歲時端重不好弄讀書曉大義強記過人甫成童
沙潭公教授星州州侯金克一以能詩訓後進公就受退
之南山詩退坐讀一遍侯試之曰能念得否即應口誦不

錯一字未弱冠赴解圍考官以温公念中為論題經生宿儒皆莫敢措語公後筆成章說出操存之法字有所據遂擢為第一庠塾間傳誦之知公不專為舉子之文也萬曆己卯中進士第二名乙酉登第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丙戌春選弘文館正字時沙潭公亦在玉堂承明禁地棲蓋連輝時人榮之而公兄弟常以盛滿為戒丁亥以宜人病乞適歸戊子春特命除講官遂拜著作尋移藝文館檢閱未幾還著作今陞副修撰己丑夏用薦為史曹佐郎冬遂獄起禍延搢紳公亦坐罷壬辰夏始蒙恩需秋除慶尚左道都事翌年丁內艱制終除弘文館校理移授史曹正郎時經筵方進周易上意欲博選明經之人以備顧

問左右以公對遂還拜校理兼世子侍講院文學丙申春陞應教兼侍講院弼善秋遷司諫院司諫冬適授成均館司成丁酉還拜應教司諫二月起授承政院同副承旨累遷至左副承旨冬拜司諫院大司諫移授吏曹參議戊戌秋呈病乞適授大司諫左副承旨皆引疾不就職是時朝著不靖駭機潛發一時士類盡被擠擊而公雅不為危言叢論故得以逡巡引卻而免於禍己亥調青松府使卧簡而民便之公素喜飲至是病頗深辛丑棄官歸壬寅除驪州不得赴甲辰除江陵府使力疾到任翌年秋值水溢之災漂死暴齒所在慘目仍傷心氣病益篤罷官將歸未即道而卒十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九柩還尚州明年二

月壬寅葬于梅湖西子坐午向之原公以聰敏之資早服
賢父兄之訓其所以養成德器者既端且厚而長登西厓
之門日聞至論益取古聖賢之書而讀之少有疑晦輒就
而正之人以達到期之旁通子史諸家靡不貫穿尤明於
古今治亂興亡之故人物忠邪賢否之迹其在講筵必援
古証今縷析毫分以盡同道同事之規至或鈎引古語連
誦十餘行以訂之 上每疊疊傾聽輒發嘆曰奇哉奇哉
後於筵中語及必以該博稱之其蒙 眷注如此平生未
嘗言人過失人或告之則默而不答人有一善若已有之
必樂為之稱道惟恐人之不知也秉心寬恕詬言之言未
嘗及於奴僕行已謙恭傲誕之氣未嘗形於色辭接人以

禮而不務為崖異皎厲之行與物無忤而不肯為阿徇苟
從之態人之望之者蔚然知其為善人而雖其不相樂者
亦不得以邪人目之焉嗚呼此豈非所謂豈弟君子而神
之所以福之者止於此其命矣夫公娶豐山柳氏 贈嘉
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行通政大夫原州牧
使諱雲龍之女封淑夫人子男玼珩女壻長士人權克載
次即金槩次未行玼珩幼而俊秀意者善人之報將於是
乎徵矣謹與諸友共證叙其槩系以銘銘曰

氣之英穎養而醇質之慤厚學以彬觀國賓王王蓋臣羽
儀玉笋翹薦紳中年一麾瘴海濱宿痾斯革大旌鏘不崇
以脩寔命屯尚豐啟繼天孔仁宮于故貫原即新我銘其

幽詔來人

通訓大夫行宜寧縣監黃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黃氏諱後元字士初新羅侍中諱瓊之後有諱公有
在高麗明宗朝以殿中監忤李義方禍且不測孽家避地
于南原之長水縣自此黃貫長水籍 國初有名相諱喜
搃百官凡二十有四年歿配 世宗廟庭 贈謚翼成寔
於公為六代祖也高祖諱從兄繕工監副正 贈吏曹叅
判曾祖諱瓘金海府使 贈吏曹判書祖諱孝獻吏曹叅
判以文章節行名當世考諱愷乙卯司馬以陰仕官至工
曹佐郎歷二邑皆有治聲後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
旨兼 經筵叅贊官以公錄原從推 恩也妣尹氏坡平

大姓大護軍子儀之女公以嘉靖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
壬申生以節氣推即戊申歲也少肄舉業不得志歲壬寅
授水庫別提癸卯遷司宰監直長以上 徽號都監郎錄
宣武功臣原從一等甲辰陞司甕院主簿乙巳復除宜寧
縣監冬患消丁未春病益篤即解職乾醫于京師戊申三
月輿還黃澗龍浦里之第以十月五日己未不淑享年六
十一其年十二月丁丑葬于尚州之中牟盤樹洞充坐震
向之原公娶驪興閔氏生一女二男女適幼學金瑒早寡
男長曰紐種學而績文有局量有操行人以達器稱孝曰
紳嗚呼余於黃為外裔少與公厚其孤又嘗從余遊以墳
銘請其可辭銘曰

雖不孝不為折雖不達不為屈子之善身之顯福未艾矣其嘅

習讀康公墓誌銘并序

戴寧康著姓麗朝有諱迪純以監門衛上護軍致仕其子孫累世為達官至公高祖諱護民始不顯曾祖諱繼祖祖諱琬考諱倣皆隱德不仕公諱士敬字公望少孤其外祖進士朴彥誠以篤孝行義聞從之學事母孝與二弟一妹友鄉黨稱之嘗薄遊為天文習讀官尋棄歸年五十一萬曆乙亥考終于家葬兔洞坤向麓與配李氏同原異穴李故判書自堅孫先公六歲歿男應哲進士持身方毅不苟凡三娶有四男用侯進士用良用正用立皆幼二女亦幼

女適柳遷春有一男智進女初娶即余姊徵文以誌幽是用銘銘曰

奕而寢微極則必蜚公多孫子蘊發于是

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爾昌字福汝姓宋氏系出思津麗朝判事大原其鼻祖心大原後三世至明誼官司憲執端與圃隱諸賢善為世名人娶叅判黃粹女黃懷德人子孫曰居焉高祖諱遷年重資監正曾祖諱汝楫祖諱世英皆不仕考諱應瑞林川郡守階通政妣李氏兵曹判書正獻公潤慶之女公生五歲而失慈教及長受業於金黃岡繼輝辛白麓應時諸公又從遊栗谷之門自力問學庚寅升上座庚子筮仕為

連京道察訪辛丑換景陽丙午由繕工直長陞主典獄簿
轉司憲府監察明年除鎮安縣監又明年丁外憂服闋除
司贍寺主簿拜新寧縣監越二年癸丑光海構大獄誣殺
大妃父金悌男公之孽妹婿徐羊甲與其禍公連累罷
歸癸亥改紀初授文義縣令始 朝廷遣御史宣諭蠲積
年逋賦未久而及汗公上疏言信不可失且陳平縣殘敗
狀甚詳遂得請一境賴之甲子病瘳乙丑拜軍資判官丙
寅除榮川郡守許監司罷 朝議以號牌事重不可易生
手達令受箠治事公謂此非 國家養廉恥之道終不赴
命削職丁卯春給牒五月戊子考終于正寢得年七十
七以八月丁酉葬公州需城縣五道山其向之原先兆也

公天質甚美寬厚真醇少壯來師友間得啓發觀善力又
多修行於家事親孝教子義友愛弟妹撫諸姪如已出與
人相接一以誠實不為侈飾日必蚤起盥櫛束帶居外不
與婦人處客至則必設酒食相款洽亦不為狎侮人皆愛
敬之賙窮恤急出於至誠人有貧乏輒指財以賑之丁卯
之亂遠近親舊避地者赴之如歸產業素饒而葬之日至
稱貸以襄事其好義輕財積而能散有如此居鄉絕不為
非義之事輸租應役必為下戶先當官盡職修舉廢墜不
事姑息又未嘗違道以悅民故在官無赫赫聲去後嘗見
思疾方病神氣夷曠起居應接不易常度臨終命易寢東
首扶坐正冠怡然而逝亦奇矣公配令人金氏行僉樞殷

輝之女僉福即黃岡公弟也令人生長法家女德備至及歸公至誠事舅林川公嘗曰吾婦之孝古亦罕有賓敬公四十年終始無違德事無細大必承順公意賓客日常滿坐而未嘗以厭倦色見鄉有一權宰求親令人謂公曰聞此人不良于行忍令吾兒入其門乎公曰是吾意也遂却之令人後公四年生先公六年歿與公同原異壙有一男曰浚言即經世女壻甲子司馬有雋才生二男一女皆幼銘曰

邑有忠信人無惡數生而好義歿猶正席有德于躬不位不壽天其或者必已其後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三承旨魚 經筵參贊官行

通訓大夫昌城都護府使李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尚閔字孝思姓李氏延安大閔也七世祖諱係孫仕麗朝為工曹典書寔益齋李文忠公齊賢之女壻也高祖諱末丁 贈延城府院君曾祖諱淑璜成均館直講祖諱亨禮 贈吏曹參議考諱國柱伊川縣監 贈議政府領議政正善府院君以參議公命出為堂叔父弘文館修撰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世範後妣比安朴氏 贈貞敬夫人公以嘉靖丙辰歲生生而失所怙隨仲氏延陵公好閔受訓學于伯氏參判公友閔能自不怠及長見延陵公以文章大手再進而再別投筆起曰射亦藝也何必文為矣未登別舉大科調兼宣傳官超授固城縣令以貞敬年

襄難於遠離陳乞于 朝改授藍浦縣監寬恕為政考滿
陞拜司僕寺判官邑人立石以追思之壬辰以江原道防
禦使從事官赴 行在到成川拜信川郡守喪亂之餘廢
事板蕩而能盡心職務公私賴焉癸巳以憂歸時 朝廷
以寇在門庭命內外官在草土者悉從金章之事甲午起
復為鐵山郡守控辭不獲 命丙申除价川郡守庚子回
事歸綏拜訓鍊院僉正尋為碧潼郡守暮年而適癸卯歷
都摠府經歷訓鍊院副正甲辰授昌城府使勞勩成疾親
舊多勸休官公以疆臣不可自便不廢視篆病遂革乙巳
上月乙卯卒于官年五十明年正月返葬于抱川花帖午
向之原先兆次也後十九年甲子以子景義錄撰武原從

勲 贈承政院左承旨婉淑人李氏封淑夫人公秉心夷
易悃悃無華謹默自守與人無忤內篤孝友親在無私財
有姊寡而貧家居母事之之官輒奉以行不避冒法之嫌
雅好儒術教子弟必以禮法子弟侍立在傍不命之坐則
不敢坐不問則不敢言常以勤學力行勿墜家聲警飭之
視羣從子姪無異已出待人以誠不為表襮有窮乏者賙
恤之不遺力自奉清苦人或譏其儉嗇而不以為意尤以
干謁為恥前後莅六邑歲時饋遺未嘗及權貴家去官之
日行李蕭然不肯經營尺寸以為子孫計淑夫人 國姓
北青判官 贈兵曹叅判諱鶴壽之女仁厚靜淑事姑以
孝治壹以正御庫幼以惠公歿教育諸子以克世其業歲

甲子從子景仁于文義縣享專城養五年而終壽七十二
與公同原而葬男五人景賢文科通禮院相禮景仁文科
縣令景隆英陵參奉景義文科壯元司憲府掌令有文名
被湖堂選景善未筮仕孫曾男女又二十三人吁盛矣哉
豈非所謂報之以福者歟經世雖未及識公久從近陵公
遊聞公名甚熟後與掌令君託交於寮案之間則有契家
義焉迺者近陵公以家狀致掌令君意徵所以誌其寔者
不敢辭謹攷其狀而叙其槩係以銘曰
惇行於家盡職於國即此是學美其為學不遠于年尚大
于後花原不騫與山為壽

亡子檢閱墓誌

晉陽後人刑曹判書鄭經世有男二人其長曰松字文中
幼而英粹甫學語披輿地圖指示曰此某邑此某邑也後
而問之則答如響不錯一始學史至夏后氏禹鯀之子問
曰此上文舜鯀之鯀乎曰是也曰然則禹非聖人乎曰聖
人也曰舜殺其父而臣事之聖人固若是乎曰君父無輕
重是故父無罪而君殺之則義不可事父以罪受誅則君
不可怨諾而不唯又語之曰所謂舜非殺特拘囚之耳於
是乃釋然焉至陶侃夢折翼事曰此誣也侃賢必無跋扈
之心使其不賢而包藏禍心則必不以夢告人誰得而知
之其穎悟多類此及長嗜書不倦不待程督而能自力於
種學績文之事又知弟子之職有急於文詞者處家庭盡

心於事親友弟之間行鄉黨溫恭謙遜未嘗以忿言啟色
施之人人皆愛重之今 上二年甲子八月中司馬兩試
九月登大科益自癸亥秋至是并鄉解省試凡十舉無一
不中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俄遷藝文館檢閱乙丑三
月直史院得痘疾以出遂不起年二十九吁短矣訃聞
上驚悼不已 東宮亦怛然賻贈有加異數也四月擯返
故山十一月庚子咸昌縣恭檢池西卯向之原娶郡守李
宜活之女生一男一女皆幼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先考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府
君行狀

先府君姓鄭氏諱汝寬字而采其先晉州人八代祖諱澤
判尚州牧事留一子于尚自後世居尚州曾祖諱蕃祖諱
繼成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考
諱銀成 贈嘉善大夫吏曹判書同知義禁府事三世
皆不仕而為鄉里所敬祖妣長水黃氏 贈淑夫人妣玄
風郭氏 贈貞夫人府君以嘉靖辛卯五月二日生少受
業於叔父松塢公聰敏強記日誦數千言及長累薦鄉解

輒屈於會聞既諸子有知則遂不復應舉卓喪先祭判奉
貞夫人幹家益貧不能具甘旨以殺水養常得其歡心友第
味甚篤與弟同居至老不肯分折雖有過失當戒告未嘗
嚴詞峻責怡愉如也先祭判之喪卜葬日日者以陰陽拘
忌悉避諸子婦奉命及難於得吉府君曰無是理設有與
其不利於弟妹寧不利於吾夫婦遂不避辛卯弟妹皆感
泣先妣李氏兄弟姊妹甚眾分贖產相物我外王母不能
決強要府君采後府君引蘇瓊語懇惻譬曉皆悅服不敢
有狠闖色希菴尹公瑱素服善聞之起再拜曰公吾之師
表也是時文公家禮行於國中已久而鄉曲間鮮能遵用
喪祭之儀率多回循俗謬府君自年少時已能講究而服

行之仲月正祭之外朔祭即祠薦新物等事無不如儀嘗
於費舍盛會諸生論祭禮有誤府君據文公說以證之鄉
宿儒郭公昭大加稱賞教子弟必先小學而次及大學語
孟每以安詳遜悌為訓而浮誇喜名為大戒待人接物雍
容樂易未嘗以暴慢加之尤用力於謹言常恐因醉或肆
醉輒瞪目視一處噤嘿不言同席雖諧笑爛熳而超然如
不聞者亟稱古詩酒中不語真君子財上分明大丈夫兩
句以語子弟曰此言雖淺近亦不可忽也性又簡靜不輕
為欣戚不肖孤幼少學綴文間出不俗語人頗異之而府
君未嘗以誇語人逮其取司馬登大科則賀客滿門而亦
不喜喜辭色與常時無變嘗忝翰林謬薦以坐下獄時廷

獄方起多連累及禍眾比日憂怖而府君不色動但曰禍福
有命靜俟之而已人皆以為難曉得胃脘痛累年不瘳以
萬曆庚寅六月九日考終于正寢八月葬于州南綿枝洞
先兆次坐艮向坤之原先妣陝川大姓江陽君瑤之後學
生公朝之女柔順慈諒甚有婦德事舅姑盡誠與宗黨無
忤色下逮婢僕亦以待以平恕有姦欺為不知也者未嘗
撻治之貞夫人帝曰豈有德如吾婦而不福者乎壬辰六
月不淑于兵中道不勝禍一至於此嗚呼痛哉生與府君
同歲美與府君同穴不肖孤竊祿于朝歲戊戌觀察慶尚
道蒙 恩贈府君吏曹參判先妣貞夫人後錄宣武原從
勲加 贈府君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男二

長即不肖孤經世次興世少英爽有膽勇鞅領之敗與倭
格鬪殉先妣旁 朝廷贈司贍寺主簿旌其閭女二長適
察訪原應哲無子而次適朴文諱孫男心擲探探孽也
朴登甲子文科即薦入翰院翌年春得痘疾次女長適生
貞盧碩命李適進士宋浚吉曾孫男女各一皆幼經世於
襄奉二親之日年在省事而窶誌許表並闕焉不徒以貧
不能備禮蓋猶有符也今則爵已踰分年又過老皆深恐一
朝溘然以死則府君幽鬱不見知於生前者又將湮泯於
身後而雖子孫莫之識矣豈不重不孝之罪而飲恨於泉
下耶又竊惟念記曰先代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經世既懼不仁而尤懼於誣

略述家庭所得鄉黨所知不敢一字溢美庶幾大人君子
有以取裁而無愧辭焉年月日孤資憲大夫原任議政府
右叅贊經世泣血謹狀

有明朝鮮國翰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效節協策
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原府院君西厓柳先生行狀

公會祖子溫進士 贈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安東
金氏 贈貞夫人祖公綽郡守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
禁府事妣延安李氏 贈貞敬夫人父仲郢觀察使 贈
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

豐山府院君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公諱成龍字而
見姓柳氏世為豐山人其先始顯于麗朝後有名從惠仕
李朝官至工曹典書五世而至觀察公以剛直善舉職名
故領議政蘇齋盧公實銘其墓公之在娠貞敬得異夢有
人自空下告曰夫人當生異子未久而公生是嘉靖二十
一年壬寅十月也生而瑩粹如明珠出水四歲知讀書六
歲受大學齒學止如成人未嘗與羣兒遊戲八歲讀孟子至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慨然想慕慕其為人至或
夢寐見之勝冠八冠岳山廢庵中淨掃攻苦留一火供爨
俯讀仰思至忘寢食夜深或有打牆壁聲公若不聞者一

曰有僧乘夜遽前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盜耶讀書自若僧又拜曰貧道聞措大忘確故來相試耳他日必為大人矣時退溪李先生講道于陶山公以觀察公命負笈從之先生一見異之語學者曰此子天所生也甲子丙中司馬丙寅登第選補承文院隆慶丁卯薦入藝文館已已疏論 仁廟附延恩非禮事得施遣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入班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和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為宗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亦謂學之換面者不如薛文清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吳京者喜而前曰近來學術訛舛士夫趨向公能發

正論以斥之吾道之幸也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顧反居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詰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御二流置後廷中動色及還李先生以書賀曰陸禪懷襄於天下公能遇數百諸生點檢其迷不易得也庚午拜副修撰修撰每入 侍數對明白剴切剖析精微時稱講官第一賜暇湖堂歷正言吏曹郎卒未移兵曹士申還修撰領府事李浚慶臨卒上遺疏言朝中有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問朝臣孰為朋黨外議洵洵以浚慶為欲禍士類三司及湖堂官皆上劄論之至欲追削官爵公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辯之而已至於請罪

則恐傷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從之不為己甚語萬曆癸酉後為吏曹郎丁觀察公喪服闋除副校理吏曹正郎皆不赴丙子春以校理赴 召在道辭還夏以獻納趨朝時臺官論一戚里銓曹即擬臺官于外公曰言官一開口論戚里而遽欲逐之則言路塞而戚里橫矣遂論吏曹皆帝以檢詳遷典翰辭冬以副應教陳疏乞養 不許丁丑乞暇歸覲陞舍人不赴冬以應教還朝 仁聖大妃上僊禮官與大臣定議請 上行期年喪公謂同僚曰 明廟於仁廟為繼統有父子之道 主上當從嫡孫父歿為祖母持重服為是遂力論之有 旨令禮官更議大臣猶執前見至第五日則公曰今日不得請後難追改當徹夜論

啓不得 命不可退至鷄鳴乃 允卒哭後當開 遂公謂詩是歌詠之作仍進未安乃以春秋易之戊寅歷軍器正司諫應教已卯遷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既而適授吏曹叅議尋拜副提學庚辰又上童乞養辭意悲切 上許之適尚州牧缺 特命授之辭朝日 引見諭以勉從便養之意且曰欲使列城取則耳既至以禮讓為治士民服其化辛巳春以副提學 召還冬無冰上劄陳十事曰修實德以答天心嚴內外以肅宮禁審治體以立規模重公論以整朝綱覈名實以用人才恢公道以杜律門養廉恥以清濁俗明故刑以戢奸濫祛積弊以保民生倡學術以振士風壬午拜大司諫冬以右副承旨 特陞都承旨以

詔使將至導相須得人也 詔使至見公在 上前動
容周旋皆合懇度甚加嘆賞 上解錦袍以 賜之進階
授大司憲癸未春尼湯哈冠邊公以副提學應 旨獻五
策曰社禍源定戩守審虜情給饋餉修荒政也自士論初
貳公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為和平鎮定之計而卒不
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排公不樂在朝貞敬亦老
病以覲便退處鄉曲秋 特除成鏡道觀察使以母病癯
適拜大司成不就冬授慶尚道觀察使公以辭遠就近未
安上疏辭仍乞休退以慶安令瑤乘時詆斥故也 下教
政院曰予未嘗有一言之疑而今疏辭如此必聞人言而
意不自安耳柳成龍賢士而有才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

有老母在故不能每召耳仍溫諭不許遂赴任甲申秋以
副提學 召還四辭而適未幾復授之疏陳三不敢乞解
職歸養 不許陞拜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弘文館
提學上章力辭 上賜手札十行有曰古之人君於其臣
有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此義雖不傳於後世然卿
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友朋論其學則非固
滯章句之儒語其才則有足以當大事知卿蓋莫如子也
再辭 不許乃作文諭館學諸生且領鄉約于八方倦倦
以敦孝弟興禮讓為化民成俗之本有 命擇駙馬母避
李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公曰禮不娶同姓遠適也劉
聰納劉殷女為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之以為六羊雜揉

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迫於強臣不可以為法也事遂寢乙酉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與李珣書曰三人雖竄巨奸尚在巨奸蓋指柳成龍也上下御札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之當今六賢可矣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象如彼而乃為巨奸之理何物膽大者敢為此語耶公上疏陳五當退且曰去就之義如飲食裘葛在所當為不容遷就其進非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千世在後自靖無愧惟此為六上雖不許而公去意益堅呈觀南歸再上章請解職累召不赴者三年戊子冬始以刑曹判書召還魚大提學累辭不獲命己丑歷大司憲兵禮

判書冬逆獄起初汝立盜名措紳間前後士類多與之交遊獨公惡其浮誕使氣踵門而不見至是汝立謀逆事發獄穽蔓迤多被逮及禍公姓字亦出於白惟讓與汝立書中累乞遣不獲乃上疏自劾御批甚優有卿之心事可質白日等語士類頗有賴特授吏曹判書庚寅歸覲賜內殿御服命歸遺貞敬異數也尋拜右議政召還力辭不許以改宗系有勞錄光國勲封豐原府院君辛卯命兼吏曹判書公辭曰國朝以來未有此事萬一他日有專擅之人以臣藉口則國家無窮之禍自臣身始矣上答曰身居相位把弄朝柄者豈皆兼吏判而我乎宜勿辭使用舍得宜朝著清明也尋陞左議政通信

使臣保不東歸
傳秀去慢書
大司馬判書
不可不白具奏
以奉大之職在
柳氏龍以為
自取不安之
宜請保曰
未未初奏
行似名之
主初奏之
不初奏之
中未決而
記奏中
為不初奏
獨以奏
再言臣
多不平

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酋平秀吉書有一超直八大羽
國之語公謂當即具奏領議政李山海以為 皇朝若以
交通罪我則無說矣不如匿之公曰使价往來有國之所
不免成化間日本曰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 天朝降
勅回諭前事則然矣今見此書而諱不以聞非徒於義不
可倭若實有犯順之謀而 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疑我
必深而愈無以自說矣遂建白具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
申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亦遣使報聲息而我使
未至 朝廷疑我貳於倭獨閣老許國曾以 詔使來知
我國至誠事大保其必不反未久而奏至 皇上甚嘉之
賞賚加厚時倭聲日急 命備邊司各薦將帥才公以權

慄李舜臣應 旨二人時在下僚未甚知名後卒能立功
為時名將而舜臣尤卓犖焉公以慶尚右兵使曹大坤襄
老無才請以李鎰代之制勝方略分軍之法為必敗之道
請申明 祖宗朝鎮管之規皆寢不行 命兼大提學壬辰
四月倭大舉入寇 命兼兵曹判書摠治戎務建遣李鎰
為巡邊使成佑吉趙徹為左右防禦使分三路而下邊璣
劉克良為助防將分守烏竹二嶺又以申砬為巡邊使為
李鎰繼援已而鎰砬敗報皆至賊兵到忠州 大駕西幸
命公守京城都承旨李恒福白 上曰西幸蓋塞則一
水之外即 上國之疆到此當有酬酢應變之事方今廷
臣明敏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惟柳成龍一人不可不從行

上許之至臨津 召大臣同舟而濟謂公曰萬一他日
國家中興當賴卿耳至東坡 上問駐駕之所諸臣不
能遽對恒福曰可且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起想
天朝公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矣恒
福辨不置 上亦曰內附予意也公曰今東北兵力如
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恒福悟而止
既退公謂李誠中曰為我語李承旨何輕發棄國之論耶
使公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而此言一
播人心瓦解孰能收拾耶恒福聞之歎服至松都陞領議
政申礫等密白李山海既罷不宜獨免即日罷至平壤叙
復府院君群議初欲堅守平壤及賊勢漸迫皆請出達公

曰今日事勢與京城時不同人心頗固且前阻江水西近
天朝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可藉以却賊左議政尹
斗壽亦爭之不能得宰臣先奉 朝社主出城城中人大
亂持挺刃縱擊之隨 朝社主路中指宰臣大罵曰汝等
平日偷食國祿誤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八城
使魚肉於賊手耶諸臣在朝堂者皆失色公恐有變出立
階上以手招一土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方固守忠
則有之矣何得震驚 宮門朝廷方議守城汝等不嚴罪
在不赦其地人素信服公即棄兵扣謝而退時出城議已
定而莫適所向多言吐行便公固爭曰 車駕西行本欲
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既請兵 天朝而我反深入

北路於義不容如此且既入之後為賊所隔則天朝聲聞不通何恢復之可圖而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計無失於此者既而駕行寧邊公以接待天將留平壤尋聞駕向博川而天將亦不時至遂追及行在至義州條陳戰守策十六事時中朝疑我國與倭連謀遼東咨文有詰責語公上劄曰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不過為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實所監臨惟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據事盡言每欲遮藏掩覆次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白故中朝於我初無嘉獎矜憫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語良以痛心且聞中朝將令解倭語者直到平壤與倭人相對問其緣由云

萬一黠詐之徒巧作虛語加我以不測之言以為離間之計而中朝之為使者未必忠信慮遠之人或為甘言厚賂所動而返則是我下見逼於倭賊上不自於天朝其為狼狽尤不可勝言矣近日中原之疑我者非一緩於報變一也請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兵之哨探者使之飢困三也既請兵而又言糧餉匱乏四也唐人請我國人嚮導而時無一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亂之極而乘輿所駐必有扈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殺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象徐緩寬縱應對酬副率多後時七也夫如是安得不起唐人之疑而致其呵責耶此答回答所係非輕

望令該司登時速報痛陳明白而已又曰臣歷觀前史凡
享國長遠未有一不中衰而復振者况我 國家仁深澤厚
宗社靈長豈有一為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為哉庸
人淺見不能為國長慮徒聞賊兵類銳置國事於無可柰
何之地都無向前振作之氣惟願 聖心於興衰撥
亂之地驅策群臣勿使少有離情之意以為死中求生之
計七月副總兵祖承訓以兵五千人來援 上念公病篤
命尹斗壽出治糧餉公以 行在大臣只有一人不可
出請自力以行馳至所串驛村落一空公令軍校搜得數
人來面諭之曰 國家平日撫養汝輩不為不至今日何
忍逃匿 天兵方至國事正急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

出一冊錄其姓名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名不錄者有
誅既而來請書者相續公知人心可合即行文各處令創
置考功冊課其勞績於是民勸趨之不旬日館穀諸具悉
辦承訓攻平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鎮人心且待後
軍之至上劄陳時務十餘事十二月拜平安道都體察使
提督李如松領兵四萬至安州公請入見袖出平壤地圖
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大喜默朱曰賊在目
中矣先是我國人被擄者利賊厚遣往來探報為其耳目
公患之捕得首謀者金順良按問其黨數十人令各陣購
捕斬順良以徇自是支黨散落 天兵大至而賊不知矣
巳正月提督進兵平壤大破克之公前在安州密檄黃海

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令沿途設伏伺賊遁勦之觀察使柳永慶召敬老自衛敬老至中和還去至是賊將平行長平義智多難平調信等殺餘盜表道凱之不能行時言以孤軍不敢逼但斬零賊六十餘級公罪狀敬老聞行在將斬之提督以武士可惜之 行朝命公為湖嶺三道都體察使提督進屯坡州聞副統兵查大受在碧蹄多斬獲獨與家丁千餘騎赴之為賊所邀擊敗還東坡趨開城府公爭之不能得獨留東坡尋聞提督將退還平壤且令我軍在臨津南者皆退保江北公令從事官辛慶晉馳見陳不可退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城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忽聞退

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雖尺寸不可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心比怨憤離散四也退一步而賊乘其後則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聞之默然而去公令全羅道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濱據坡州山城以遏賊衝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為左翼應饜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為右翼伏於昌敬陵之間出沒勦擊使賊不得出城蕪採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蘋忠清水使丁傑等以舟師屯西江以分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頊還本道把守移文京畿以南各道官義兵令從左心要截賊路又以書遺遊擊王必迪曰賊

方據險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諸屯則尚州以下之賊疑天兵大至必望風逃遁京師之賊歸路斷絕必向龍津以走回以後軍追諸江津一舉而殲矣文迪擊節稱奇將克期舉事提督北將也心南兵有功抑之不許有覘賊者來言賊欲得查搃兵柳體察查以報公欲與退屯公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動必以虛言恐喝耳我若一動正墮計中不如靜以待之查喜曰極是假令賊來吾與公死生同之豈敢獨去分勇士來護累月時賊據京城已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京中餘民間公駐東坡扶藹就哺者襁屬於道公令前郡守南宮喙為

監賑官多方救活適湖南募粟數千石船運而至公一面馳啓即以付之仍為經紀其事所全活不可勝數賊將嘗投書於舟師將金千鎰請和解而歸公以示查搃兵提督得報遣遊擊沈惟敬入賊中約還王子陪臣退釜山然後許和即領兵進開城公呈文極言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批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實無聽用意又遣遊擊陳弘謨入賊營公時與都元帥金命元在坡州弘謨至令入參旗牌公曰此是八倭營旗牌不干我事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亦不可入參弘謨強之三四公終不答徑還東坡提督聞之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得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接伴使李德馨急報公曰朝日不可不來謝公不

得已與命元偕往詣門上謁提督怒不見入公兩立門外
良久許入公前謝曰小的雖愚少豈不知旗牌為可敬但
旗牌旁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切痛之不敢參拜
罪無所逃提督色慚曰此言果是此乃宋侍郎令非我所
知後數日又遣遊擊戚金欽世禎來說許和便公執不可
世禎怒罵曰然則你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公徐曰遷國圖
存亦一道也世禎等既去公又貽書曰賊以甘言誘我一
投書於東萊再投於尚州三投於平壤小邦勢甚危迫而
終始不許者不過為一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
燼丘壠存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忘讐釋怨與
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四月賊退提督

入京城公隨入臨於 宗廟起居于提督且請急追賊提
督曰漢江無船奈何先是公已令李嶺等乘賊退急收江
面船艦至是船已艤者八十舳矣公以報提督遣營將李
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託言疾作而還蓋提督本不欲
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已賊既退屯據於萊釜之間營治
窟穴左右搶掠 天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
次第卷還公屢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而 天兵又不可
恃宜及此時上下戮力以為自強之計請急抄精兵與賊
橫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另為撫恤常加操練以備不
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日夜訓
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又言及此

浙兵未還之前大砲狼筓鎗劍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
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
以待之矣公始入京城民死者相枕藉公竭力規畫賑
之至是擇其丁壯者送于浙江參將駱尚志習火砲諸技
公以南邊事急拜疾下嶺南九月被白還行在十月
扈駕還都時荆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以饑饉盜賊蜂
起京城孤危人心不固公請設訓練都監以重根本上
命公幹其事公發唐粟米一萬石以募人應之者雲集未
幾得健兒數千教以鳥銃槍刀之技立把總哨官以領之
一如浙法分番直宿行幸則以此扈衛人心稍安尋拜
領議政天朝憂我國衰弱不摭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學

會上本請分割易置事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遣行人
司憲奉勅宣諭且令觀我國事勅旨甚嚴有曰朝廷
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自治之脫有他變
朕不能為王謀也上受勅還宮即引見公謂曰久知有
此恨不早避明日見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
日故雖夜深召之矣公曰天朝憂我國甚至勅書之
意所以策勵之耳何遽出此言上曰以卿之才而遇予
故不得有所設施可惜公曰臣忝居相位使國事至此罪
當萬死何才可論上曰子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
不能興復漢室不可以成敗論人也賜酒令飲曰以此相
誤耳公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敢以死請翌日

是使... 十六
上與 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任國事欲傳位
世子望賜三張之意 詔使即於座上書答之曰今此
後國雖藉 天朝之力亦 王福隆焉未及也傳位事自
有唐肅宗故事 王既有是心當具本上請憲一行人也
何敢主張亦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將更
無不言 王得賢相也時城中無他將獨戚遊擊曰父在
詔使所甚親密是夜要公相見屏左右以紙筆相問答
戚書六七條示公其中一條云 國王傳位當早公愕然
起立不答他事即言曰第三條所論非陪臣所忍聞老爺
讀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知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
臣父子之間覆置失宜是促其亡也戚曰是是即以其紙

就燭焚之明日公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 主上亦
無致寇之失及變後禦倭措置之事甚詳 詔使信納之
是夜戚又要公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無他慮矣自是
詔使與 上相接禮貌益恭及歸移咨由飭又以劄付
付公有再造河山之語始 詔使未至經略宋應昌以劄
付授接伴使尹根壽來付大臣公曰經略若公言國事當
移咨 主上令無咨而獨有劄付其所言必非朝臣所處
拒之不受及 詔使臨到公往迎于碧蹄 詔使謂公曰
俺到京當有新舉措矣蓋是時危迫之狀不容呼吸而光
海在儲宮頗有譽聲人不以易置為駭公獨正色其間竭
誠周旋使 辰居不動邦命再鞏自後來觀之則當時傳

禪之得失利害果為如何而公之高見遠識能達觀未然
默幹事機真可謂功在社稷而公未嘗自言世亦莫之
知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真等嘯聚傳檄劫掠而北外寇
未退而內訌又作京師震驚公舉止如平日不動聲色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
恐益駭衆心上曰卿殊不自愛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
一夕寒甚上遣內豎觀公見其深夜明燈端坐閱書
命煖酒賜之賊既擒治獄平反逮捕者皆得釋累代以
來訊校漸重殆至人不能舉至是公建請一遵大明律尺
寸以為之據自是人無濫死者至今賴之甲午上劄論時
務懇懇數千言皆保固邦本節用儲糧選兵教訓之策且

請通計國內田結量放米臣輸峙于京倉凡各司貢物及
方物進上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貿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
則兵食有賴而外方出來不均及各司防納刁蹬之弊皆
可祛矣若軍資不足或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及方物量
宜裁減而米豆之藏倉中者不煩搜作而取之無窮矣
朝廷方講究施行中外皆以為便而未久為浮議所沮論
者惜之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回賊
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尚書主其議科官駁之宋經略曰
此罷歸顧侍郎養謙來代之四月遣叅將胡澤以劄付諭
本國大臣責以向踐屈已自強之事且令為倭請封貢廷
議雖時久而莫能決澤躁怒督報甚急公時病肺痿不能

起有月矣乃上劄言背倭請封一節固不可從亦當詳具
賊情以聽 天朝處置我國既無以自振但欲倚賴 大
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綏至所
言之事又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怫然背坐不肯同心則我
國之勢無乃益蹙孤乎 上許之澤求見奏草必欲於末
端明言請封事公拒之不得則曰震之以威以創其頑
靡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御夷之大權而
同歸於禁止兇暴曲全生靈固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
公筆也澤嫌措語不快以款字易計字而去是時許款之
謬制在 天朝我國受命之勢出不獲已而後日攻公者
乃以主和為目其箕錦之已甚矣公病篤四上劄乞免皆

不允六月劄陳戰守機宜十一條七月啓請令兵曹專
任鍊兵九月啓請廣取人才以為撥亂之用以切於時用
者分為十條令宰臣三司各舉所知勿拘貴賤惟務實才
其有抱負而不見知者令監兵使守令搜訪 啓聞如此
而又有見遺者許令自舉冬進軍國機務一冊其目曰斤
候曰長短曰束伍曰約束曰重壕曰設柵曰守難曰守城
曰迭射曰統論形勢也乙未上劄請措置沿江屯堡又上
劄陳防守事宜湖南士人羅德潤等上疏請雪已丑冤死
者公曰痛陳當初治獄濫及之由且曰壬辰之初渙發
綸音除法應緣坐外悉令校釋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
命以立中興之本者可謂至矣因此罪籍中生存者幾盡

蒙 恩而獨已死之人未得一時昭雪其後崔永慶則既
命伸寬又加 贈爵而鄭介清柳萬升李黃鍾諸人尚
抱幽寬今宜 特允所訴並許申雪此外疏中未及舉名
者亦依壬辰 下教令禁府詳細開錄一體宥釋 上從
之九月請解職歸覲 不許十月受暇歸省至驪州被
召還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四道都體察使移文諭四道
監司教練軍兵丙申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先是 天朝
以李宗誠揚方亨為冊封使出來將即封平秀吉為日本
國王沈遊擊常往來倭營繙縫其事至是冊使將過海遊
擊移咨我國令遣重臣跟 冊使同渡朝議不知所處公
啓曰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如使秀吉欣迎 天使只

要我使同行而已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
見遊擊遊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而但使下
人傳報耶臣每疑此賊未稍必為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
之事勢駸駸近之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背約
而假此為辭遊擊亦自知其事不了計窮欲歸咎於我以
為自免之地皆不可知今若直辭拒之則正墮於作弄之
中若欲順其所言則又非人情義理之所可忍為而遣使
之後賊之去留又不可必無已則當答之曰敵邦與日本
初無毫髮怨隙不意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虐劉我生
民焚夷我廟社拔掘我丘陵敵邦之人無不沫血飲泣以
為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 天朝兼愛南北之民勞勲威

大臣涉不測之地要以鮮芬息兵大人當事銜 命教戒
小邦至以禮至我當然見責此亦實關於 天朝大體第以
日本人所在反覆不可憑信雖 詔使以 皇靈臨之尚未
得其要領機張竹島安骨之倭屯結如蒼黃更亦何有於小
邦而以一使為重輕哉若是則小邦徒益恥辱為天下笑
而大人之終始擔當者亦歸虛地切望更查彼中情形并
與 冊使商確毋苟完目前而為長遠之圖如此措辭以
觀其答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使難救殺也 上
從之遊擊督之不已時黃慎以遊擊接伴使在釜山遂遣
慎行四月李宗誠自倭營逃都下怯懼數日內去者大半
宰相臺侍亦有潛出家屬者公曰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

副使尚在倭營處置未有平間也假使賊兵果動豈至於
一二日之間徑造都城而人心先潰略無徇國之意此而不
治則雖有金城湯池甲利兵亦無可為矣遂 啓請朝
臣之先出家屬以為民望者令法官覘察以聞坊民出去
者令漢城府書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且以此張榜曉諭以
鎮之又 啓曰三軍萬姓之心膽係於一人之進退以右以
根本為不守之計則枝葉何所庇覆遼國圖存之說出於
一時之倉卒非可以為例也七月湖西賊李夢鶴起兵連
陷二邑進圍洪州為救使洪可臣所擒獻之大夫有被逮
者公一以至公治之無一人橫罹遠近咸服閏八月 上
命大臣聽政於東宮讒言入也公率百官爭之累十日

上意愈宥有謂公曰將順莫無言公曰何不思之甚耶
伏閤月餘始蒙 允九月乞解職 上以手札諭之有曰
當今之時卿不可一日離相位非卿孰能辦濟世之功而
拯此塗炭之民耶丁酉春平行長使人密言於金應瑞曰
清正與行長爭功有隙封事之不成亦清正敗之也清正
今自日本出來若以舟師邀之海中則可擒矣蓋統制使
李舜臣據開山島屢破倭兵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致也
舜臣疑其詐而 朝廷促之忠清兵使元均忌舜臣功高
上疏以舜臣為逗撓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曾已回泊
矣 上以舜臣失誤軍機欲置之法而以均代之公曰統
制使非舜臣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開山失守則湖南不

可保矣 上怒以備邊司為依阿不直皆惶懼不敢言公
以國事成敗力爭之 上下聽舜臣遂獲罪其後均果大
敗而湖南危解悉如公言公引疾凡四上劄四呈告而不
得請公平生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至是當國
日久任怨不顧不悅者甚衆謀所以傾陷之八月 命公
禦賊于畿湖之境公承 命即行謬若謂撥家以行一日
下教曰聞大臣獲家屬自跳出城而臺諫無一言大臣
可謂有權矣大司憲李憲國歷與公及他大臣家屬所在
以辯之 上意乃解即 召公還公未及被 命亦上劄自
劾 上下皆溫諭時賊勢甚急城中渙散殆空遂徵公所
管四道兵入衛至者數萬人部伍齊整號令明肅無一人

逃散九月 上出巡江灘至勞問將士即 引見公謂
曰軍容如此卿之力也十一月承 命下嶺南措置糧餉
蓋為經理楊鎬將出師也經理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
如柳某者輔之後有據於經理曰柳某短公謂無庸事才
因多為誣捏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一日經理與接待使
李德馨私語曰柳某得罪於罪軍門聞軍門將至逃避來
此運糧等事可專委刃承勳也公因譚官聞之未敢信以
問德馨則曰無是語矣是夕都司白璜亦以經理意分付於
南以恭一如此語公始知非誤傳遂馳 啓言狀請鎬
職名 不許戊戌春 召還累上劄辭職 上答曰當此
艱危大臣豈可辭退雖有謗毀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

過慮九月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二十罪 上遣方
議政李元翼賈奏伸理應泰聞之大怒并劾 本國為欺
罔且誣與倭通謀 上憤惋不視事欲避位公率百官爭
之方議遣大臣辨誣李爾瞻時為持平首劾公不自請行
無大臣體國之義尹宏柳瀟及無賴儒生洪奉先崔喜男
等承奸人指嗾相繼投疏攻之不遺力 上不聽公累上
劄自劾不得請即出城待 命又三上劄不 允十月遼
授府院君言者論之不已十一月罷歸初鄭仁弘素仇公
欲害之大臣嫉公者遙相締結至是仁弘密文弘道為正
言攘臂擔當口誣詆至以盧杞秦檜擬之十二月削奪
公官爵己亥六月 命還職帶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

過情則非但其人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為
執言之地至比柳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
而潛來于宋所以為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熿等今成龍
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蓋
其心懼 宗社之將亡 天朝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
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
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余無
是也此比曰右相之罪人也且排眾論為半遣使之說尤不
足道其時廣文廷議以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大哉
王言後之欲知公心事與搆誣者之情狀者觀於此可見
其際矣初臺諫之以和議攻公也右議政李恒福上疏言

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
窒喉間百脉將絕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
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嘿自諱乎
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矣 上直之故
批中特舉之以愧三司然竟從其議庚子撰李先生年
譜十一月 命給牒十二月因禮部知會到城東郊哭送
懿仁王后喪於路左即日南還辛丑八月丁亥敬真年
二月 命下壬寅朝廷錄廉謹領議政李恒福首舉公姓
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鄙鳩之誣耳大
弘道戊戌啓辭語也癸卯正月 命給食物十月服闋復
府院君甲辰三月告身始到公即上疏辭仍乞致仕不獲

命七月錄扈 聖勳 召命下上疏辭 召且乞除名
錄券九月再 召又辭忠勳府送畫師來請圖像公以方
辭懇謝遣之乙巳正月以會盟祭禮成 下教書及銀絹
馬匹且令本道遣長吏致食物三月 命給奉朝賀祿公
以無事而食不安上疏懇辭 不許丁未二月又有 召
命時公久已病辭不赴 遣內醫賚藥救之病革草遺疏
惓惓以修德立政公聽並觀養民用賢修軍政擇良將為
言遺戒勿厚葬命病中所作詩曰觀化錄命謝客曰欲安
靜以還造化耳五月丁卯夜不待人扶掖自起坐曰今日
忽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戊辰平明有大虎從籬外
窺中奴僕輦大聲叫呼子衿恐公驚動急出止之公徐謂

禡曰汝弟癡矣欲入見虎不驚得手促內醫入握手與訣
曰遠來治病 天恩固極幾日可達京城耶命侍者整席
於堂中北向正坐恬然而逝訃聞 上震悼輟朝吊賻如
儀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痛惜京中士大夫相率為位於公
之舊第道遠而哭之甚哀市民等奔走聚哭罷市四日爭
致賻布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七月葬于豐山縣東壽涖
里午向之一原會者四百餘人甲寅夏士子等立廟於屏山
書院俎豆之後祔享于廬江李先正廟公天資甚高穎悟
絕人自少為童子以精思實踐為主其言曰聖賢之學以思為
本非思則口耳耳雖曰誦五車何益又曰古人之所謂知者
真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撥捨於言語文字之末

論性論理自以為知而略無干涉於身心者皆孔子所謂
德之棄也以此為知奚啻千里又曰學問思辨省察克治
固是急務若於心地上無培養涵蓄之力則亦何所憑據
耶又曰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
其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歸宿處不可不思也其所見
之趨詣篤實如此故不知者或疑其近禪而實伊洛之旨
談也平居莊敬自持終日儼然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
敬側懈弛之容及其待人接物則益然如春和麗人而鄙
倍之言不出於口惰慢之氣不設於身故人之見之者自
然有肅敬之心蓋所謂役身於禮以終其身而惟在貞敬
傍則諧笑嬉戲無不為之以求其歡悅孝友出天與兄敬

使公怡愉奉養極其誠愛常曰人子一日忘親非孝也觀
察公病腦疽常吮出膿血及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哀
經以終三年貞敬之喪年已六十而哀毀盡禮一如前喪
公自為秀才時已以遠大自期雖俯就科第而富貴利達
視之泊如常留意於經濟之業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
財等事靡不講究纖悉才足以應務學足以致用而尤以
格君心為致治之本每進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
陳義理委曲懇惻 宣廟甚重之屢有望之起敬之歎朋
良相遇叔世之所罕觀而朝論角立毀譽相軋不得有所
蔽為違其遭罹喪亂受任於傾覆之際則其所以焦心竭
慮勤懇於章劄之間施措之際以圖興復者比之於興元

之陸既亦不多讓而奔走內外備嘗艱險則有過之焉蓋
在中興諸臣中勞績最著庚戌夏大臣議以公配享宣
祖廟庭昏朝以契過未終不許物議以為久與公於書無
所不讀讀亦不過數遍而終身不忘學者以疑義質問則
輒應口成誦以剖析之然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
未嘗為聚徒教授之事而後學皆師宗之所居山水絕勝
屋西有蒼壁臨江直立千仞因自號曰西崖每歸休燕坐
一室沉潛義理真自得之趣蓋有人不得而窺者常以
者迂迥隆仕宦奪志為平生恨名其堂曰遠志以見其微
意及其晚歲羅歸婆娑初服則所造益深而樂益真矣為
文章只取理達不為雕刻信筆寫出如不經意而明白典

雅自然人不可及尤長於辭命有可以解紛釋難蓋心平
氣和有得於詩教故也平生詩文失於兵火今有文集十
卷慎終錄永慕錄懲惡錄等書藏於家公配李氏宗姓縣
監坳之女封貞夫人後 贈貞敬有男四傑甚秀而天祐
長水道察訪亦蚤歿 世子刻備司洗馬衫刑曹正郎
女二察訪李文英縣監趙稷其壻也側室男二初禧女一
邊應篁內外孫男女又若一人經世自弱冠供洒掃於門
屏家誘掖甚至蓋古人所謂有罔極之恩者正郎屬以家
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義不敢以不逮辭遂錄其大
者如右以備採擇微言細行皆不載天啓六年七月日具
官鄭經世謹狀

漢陰李公行狀

公姓李氏諱德馨字明甫自號漢陰系出廣州望族也其先世有聞人在麗季有曰集以文章氣節有大名於世辛毗惡其抗直欲殺之負父而逃匿於永川地晚誅始還判典校寺事與圃隱甚相今圃隱集中有哭道村詩即其號也入我朝有曰仁孫官至右議政謚忠信曰克均官至左議政燕山甲子被禍寔於公為五代祖高祖諱世俊南陽府使中廟朝贈兵曹叅判以與父同被禍故也曾祖諱守忠贈吏曹判書祖諱振慶賢而有行不幸早世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民聖知中樞府事贈議政府領議政妣柳氏縣令禮善之女公以嘉靖辛酉生有異質

沉毅醇謹不好弄八歲讀小學請問元亨利貞之義議政公曰非幼子所能曉義有不學也議政公大奇之十一歲吐詞驚人十二而大成長篇大作信筆滔滔十四賜蓬萊士彥來過相携遊水石間占一律公和曰野濶暮光薄水羽山影多楊嘆曰君我師也萬曆庚辰捷大科選入槐院旋被翰薦以外舅李公山海及舅柳公埏親嫌不得應講時宣祖將講訓義綱目命選才臣特賜內藏御帙使之溫習備顧問一時榮之凡得五人公與焉壬午詔使王公敬民遊觀漢江公以製述官隨王公聞其名與相見公以禮無私覲辭王公不敢強遣一絕以結神交有通衢千里見神駒之句尋拜弘文館正字賜駿書堂故事

以王堂參下得 賜殿為第一清望至此登瀛公與白沙
李公恒福同登是選時論翕然稱為得人時栗谷李公珥
典文衡實主是選有一宰夜訪李公屏人謂曰兩李果人
望然未知意向不可輕易引進或壞時事李公曰為人貴
於得才何論意向其人爭之至夜分不得而去乙酉 上
幸瑞慈臺公應製居首自是聲名藉甚無敢爭鋒一日
命文臣試大庭同列爭道者問於政院曰明日李某又占
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就試識者器之陞副修撰歷正言
副校理吏曹佐郎遷校理以仕官妨學上疏辭 上嘉其
志命適授直講戊子日本使玄蘇平義智來聘 上以機
關甚重且玄蘇有文才 命極擇宣慰使銓曹以公應

旨 上特遷公吏曹正郎以遣之公至玄蘇輩望其儀表
灑然起敬及入京請報聘其力朝議難之一日公於宴席
從容語曰兩國修好本以信義為重頃者我國賊沙火同
逃入日本誘率賊倭掠邊民而爾國不之禁信義安在
未可遽議報聘也玄蘇等急遣卒倭不踰月以沙火同及
被擄男女百餘人來獻 上嘉之庚寅超拜直提學 賜
銀帶袂陞同副承旨公上章辭以驟 不許序遷至右承旨
歷大司諫副提學大司成吏曹參議辛卯以親受殿 上
賜貂皮褥令歸遺異數也尋進階特授禮曹參判兼大提
學公以年少躡陞未安又以嘉善典文衡之所未有累疏
懇辭 優積不許壬辰春拜大司憲尋適授西樞四月日

本大舉入寇宣言欲見李宣慰議和上會羣臣議莫能
決公曰寇深矣何可辭難入對請行單騎馳至龍仁別賊
已散漫不可入遂到漢江大駕已西幸矣從間路追及
於平壤賊進逼漢江又請見公公斥劄會于江中是日羣
臣諸將任江岸望見者無不竦然失色公見賊辭氣自若
數之曰若等無故興兵壞却數百年通好是何意耶玄赫
等口吾欲假道入大明而朝鮮不許譬如將入人家不得
不先撤藩籬也公口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脅我假道國
可公道不可假自此兩國之好絕矣何和可議聲氣俱厲
賊不敢復言後玄赫亟稱於人曰倉皇之際言語氣色與
昔日尊姐時無異人所難及也公料此賊非本國所辦請

乞援 天朝大臣持難公固爭之 上可其議遣公行至
遼東郝巡按杰見公辭語慷慨為之愍然改容即便宣遣
相承訓等三將先嘗賊鋒日敗還 天朝遂大發兵遣提
督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明年春大軍到義州公以入司憲
為接伴使時三京丘墟八路潰裂百廢蕩然無着三處公
周旋其間竭力焦心日應待諸將難給芻糧不致乏絕提督
大悅遂克平壤復松京 上憇其功增秩為刑曹判書四
月 天兵入漢陽兵火之餘餓殍滿路公世聚餘餉賑給
士民所全活不可勝數先是 上在肅川令募兵教練扈
衛帳殿至是公與四星柳相國協心規畫張大其事置障
制兵器日放中朝制廣設屯田以助軍需而公私賴焉甲午夏

丁內憂 上以國事艱危非公不能濟冬 命起復治事
公九上章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逞為慮以卿不出為
憂辭旨切峻從令赴 召遂冠入朝由吏判後判兵曹
乙未逆賊李曼鶴起兵湖西未幾敗伏誅遠餘寇之賊
以公勲名盛大藉口為公席蓐待 命四十日 上溫諭
不許不得已起視事又十上章乞歸始得 命丙申還判
兵曹俄遷吏曹丁酉賊再動 天子遣四文將發兵十萬
以御史楊鎬監軍經理朝野事揚公年少有俠氣輕視天
下士動以氣勢凌轢人先聲至人皆恟懼 上以公前在
李提督軍中能得上下心 命往饋之揚公一見傾倒如
舊公因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失漢江則事危矣今能疾

馳進以鎮都城人心賊勢可及遏截也揚公從之即單騎
馳到督戰益急遣偏師大破賊鋒於稷山賊將清正等悉
敗走揚公南下追圍於島山拔外城賊退入土窟朝夕且
降會天大雨雪人馬凍飢 天兵左次時公在軍中氣益
厲不少挫揚公甚奇之謂諸將曰李陪臣雖在中朝亦當
端委廟堂而尚屈百僚不亦異乎未幾揚公被讒去公還
朝戊戌拜右議政提督劉繼將南下言於 上曰願得本
國第一人文武備具者同行 上顧右議政李恒福曰意
有在耶恒福對曰必李某也 上遂命從征繼喜曰吾濟
矣兵至順天賊酋行長勢益窘感堅壁不出繼性狡悍戰
而貪功令間密諭行長使遁去欲因為己功公獨鈞得其

狀即夜急通於統制使李舜臣令與舟師提督陳璘擊
于洋中大破之公惡繼所為密啓于朝有其公者宣之故
令繼聞之繼大怒曰俺三十年功名因李某墜落盡耶已
亥洪汝淳以此事密劾公公上疏乞解職 上答曰卿之
心事如青天白日狂風暴雨雖欲發作其體固自若也卿
既內不愧心外不愧人劉氏之子焉能害于國凶于人哉
公終不能自安累辭得遞授判中樞府事辛丑以都體
察使居南方歲餘振肅軍政蠲除民瘼南土晏然充長於
料敵策無遺策一日倭使橋持正持書啓出來有恐喝求
和意公以為此是馬島詐稱非日本所持不許下陸遣人
語之曰 天朝以日本反覆難信走兵本國以為善後之

計不可於此時輕易發此口也乃收聚 天兵之落留我
境者作為一屯以示之揭報邢軍門出諭倭告示張國釜
營折其哄齋之謀邊陲之至今無事公之力也壬寅入為
領議政癸卯白虹貫日 上命二品以上言得失公言事
忤 旨有 嚴教即引疾乞解移拜領中樞府事時 命
策宣武扈 聖諸勲 下教曰李某當倭寇衝斥之日以
為舟往見賊酋非忘身殉國者不能也 命錄勲公入上
劄力辭 上執不許勘定日柳永慶為首相指公辭劄曰
此實錄也漢老辭勲宜矣竟不錄物議稱屈戊申 宣祖
上賓擇宮在殯臨海嶽事起三司文章請按律光海下大
臣議公與左相李恒福同辭以為宜全私恩俾不至死未

幾鄭寒岡速以都憲疏陳是議李相國元翼亦於劄中及
之一時論者譁然力攻目為護逆自是朝議遂分久而愈
激先是光海在東宮 天朝以愴長立少不許冊封至是
告訃使李好閔至則 天朝遣嚴萬兩差官查問臨海病
狂狀一日差官於御前面質其虛實入侍諸臣錯愕莫能
措語光海命召公公趨入曰以弟證元義我不可差官不
敢更問而退時 天朝論議紛然不即許封李好閔留王
河累月不得請舉國違違光海命公為陳奏使公以為今
差官將發還不幸誣言先入則使臣繼至雖力辯無益不
如先至京師備陳實狀遂星夜兼程二十七日而至京師
留五月呈辭竟得竣事而還光海大悅命父某超陞通政

除判決事官其子六品職賜土田臧獲倍已酉秋復拜領
議政壬子春海西逆獄起逮及摺紳名人癸丑朴應犀等
獄繼起則獄事狼藉誣引官禁比壬子尤慘光海素蓄疑
忌前後獄事必逐日親鞫未嘗委有司淑問奸人樂禍者
又入左腹從吏之事有不忍言者公以首相日入侍守正
平反棘棘不阿橫罹者多得釋時永昌大君璘薨纔薨李
爾瞻等指為禍本嗾三司交章請誅且言三公且率百僚
庭爭一日光海入更衣大司憲宋諄大司諫李冲於殿上
揚言曰廷議皆以大臣不即伏閣為非不敢不告公起與
恒福謀曰事將若何恒福曰子以首相當斷此論若令出
置閣外則我當屈首從之若如三司之論必欲磔于甸人

則不得不立異死生命也公曰吾意也明日百官伏閣以
出置請光海不聽居數日爾瞻抗言於大臣曰朝議皆欲
致辟而大臣只請出置非百僚所以為宗社意也語極侵
軼公笑曰已領矣及草啓持前議不變翌日爾瞻稱疾不
來曰不可苟同公聞之笑曰不來耶人各有見可任之也
獄事日急外間或傳言將廢 母后臺官尹詎鄭造於避
嫌中發其議公謂恒福曰此事何可一刻容忍我心如焚
今日請與君同進先以克盡誠孝慰安 慈殿之意及復
開陳以待上悟因極言此輩不道之状恚力擊破之無遺
可也恒福曰不可吾 啓辭未半天威震怒或臺諫狙擊
之勢難畢說彼既誣引春秋眩惑上聰此事必詢于大臣

當於獻議中引經據義段段攻破因及永昌不可誅之義
可也公諾之事未及而恒福被劾去已而 大妃父金悻
男以謀逆受誣死方議告訃當否公引春秋子無絕母讐
母等語時議大愕未幾光海允庭請取永昌于 大妃側
出置江華論者必欲置之法促公先倡公進一劄以示意
爾瞻輩大怒以為黨逆於是李滉朴鼎吉等希意揚臂
請按律三司爭之踰月而光海不許只命削職公退歸龍
津別墅瞻顧國事仰屋飲泣却食不進因得疾日劇遂不
起十月初九日也年五十三遠近聞之莫不傷嗟出涕曰
自此國無紀矣計聞光海亦震悼即命復爵以明年正月
三日合葬于楊根某山夫人之墓公精神明秀風度凝遠

未弱冠人已以公輔期之天分甚高絕出流輩而謙謹自
持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平居粥粥若無能而遇事英氣奮
發恢恢有游刃地立朝三十四年匪躬盡瘁不擇夷險卒
能貧囊中興之業而方且自視欿然不以功自居與人相
接色笑雍容和氣霽人前後僨接天將莫不懽然相得有
如醇醪醉心戊申陳奏之行名動中外其往返一路諸鎮
將官或酒饌出迎或贈贖護行者相屬於道每奉國貢使
至京必問公安否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幾夙夜以
永終譽殆公之謂也白沙李相國誌公墓而斷之曰推賢
讓能似子皮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為似宋璟尊儒樂
善似留正下立私黨似司馬光率是以行上而出於晉鄭

之間不害為名大夫下而出於唐宋之際不愧為賢宰相
君子以為知言云公所為詩文甚多而兵火中散失殆盡
只有若干卷藏於家夫人姓李氏領議政山海之女牧隱
先生文孝公穉之後事舅姑以禮事君子無違德壬辰之
亂年二十八以節死於其門 贈貞敬夫人公有三男長
如圭前府使通故次如璧縣監季如璜今為黃海監司女
適縣監鄭基宗側室有三男如璞如瑋如璇三女前萬戶
李愷醫官許縈一男前府使有三男象乾象謙象昌四女
承旨李基祚士人崔有石士人洪彙一幼縣監無後監司
有一男幼六女進士吳桂奎進士睦行善餘幼鄭基宗有
四男鈔鑄銀一幼二女士人李明徵一幼內外曾孫又十四人

始公之歿正在羣小擲揄之日諸孤等不敢為請謚計後
十一年天啓癸亥天曰清明群凶悉誅磔一日二孤以家
狀及白沙誌來曰願得公文字上請於朝圖所以易其名
者余惟此事非燕所及而獨念平生出入公門墻之下
辱知將甚厚今於此後義有不可辭者遂略叙其在人耳
目者如右以備太史氏之採摭焉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世子右副賓客鄭繼世謹狀

輔國崇祿大夫領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西平府院君韓公行狀

公諱浚諱字益之姓韓氏號柳川韓之係出於清有各

佐麗祖統合三韓位太尉三重大匡是皇祖也曰康以儒
術相忠烈玉拜知貢舉為中贊謚文惠是生謝奇諫議大
夫寶文閣提學知製誥是生渥都僉議右政丞上黨府院
君謚思肅是生公義政堂文學清城君謚平簡是生脩判
厚德府事右文館大提學清城君謚文敬道德文章師範
一世是生尚敬入本朝策閣國勳領議政府事西原府院
君謚文簡是生惠咸吉道觀察使是生繼禧議政府左贊
成以翼戴佐理功封西平君謚文靖是生諱士武漢城府
判官 贈左參贊是於公為高祖曾祖諱承元旋善郡守
贈左贊成祖諱汝弼中樞府經歷 贈領議政考諱季胤
力學服禮為士林所重不幸早世卒官鏡城府判官兼春

教館記注官 贈領議政妣貞敬夫人平山申氏薨朝太
師壯節公崇謙之後禮賓寺正健之女也公以嘉靖丁巳
八月生幼而岐嶷六歲能屬文八歲讀書通大義一覽輒
誦十歲外祖考賓正公歿能司貨治喪一遵議政公命無
所違失童子而與於禮見者異之稍長學日益博文日益
進德器日益就李相國恒福自少卓犖氣壓輩流一日見
公於學舍歸家惘然自失久之曰真公輔器也已卯為生
貞壯元進士亦居第七名庚辰丁議政公憂廬墓盡制乙
酉以為授 峯陵參奉丙戌登第未分館選入翰院為檢
閱先是 朝廷用邊將議設鎮於鹿屯島為耕戍計胡人
猝入屠略殆盡 宣祖愍之出 御題命從臣製進公為

首 賜貂衣褥六提學李山海丞稱公詩曰此文衡手也
戊子秋自奉教遷承政院注書己丑還奉教六月例陞成
均館典籍即日出補衿川縣監家貧親老急於便養故也
望筒人 宣廟使司謁問于政廳曰韓某有老親乎久乃
點下時議以公私輕重不當如是論劾銓官其見重於物
論如此秋被湖黨選十月鄭汝立謀逆事發獄詞蔓延搢
紳多被逮公前在堂后薦賊甥李震吉至是為憲府所論
罷繫獄 宣廟察其無情釋之翌日即 命叙憲府復論
執還牧公出寓廣津足迹一不及城市壬辰春買田于原
州栗枝村以為明農計四月倭寇逼京師叙拜禮曹佐郎
移侍講院司書江原道都事尋陞禮曹正郎公因路梗不

得赴行在以朝命在疏召使李既幕下為從事冬京
州敕使金帛甲守鵠京禦賊城陷而死朝廷以公方在
其地且有人望即拜敕使令直赴任所公至則吊死問生
招集流亡賑活飢饉褒節義嚴獲猾一境賴焉乙未秋以
司憲府持正召冬遣侍講院弼善知制衣教移司諫院
正言尋還弼善丙由春拜弘文館副校理魚弼善以都體
察使西厓柳相國從事出巡兩西公素為西厓所器重雖
年位相遠而稱許如平交有大事必與參決時廟堂方
以不次待公嘗於一日廷擬副修撰復擬嶺南伯世所罕
有也丁酉拜檢詳旋陞舍人遣副應教司諫院司諫魚承
大院參校移輔德執義以典翰魚輔德秋陞拜同副承旨

公未經准職於例不得擬而特命擬異數也冬序陞右
承旨時軍興多事機務填委公為兵房景久贊襄以多建
白依天朝設攝擢邊遠馳啓一夕而至上甚喜之十
二月特拜京畿觀察使進階嘉善國事捨擢賊後煩重
公能為濶狹弛張之句服以蘇戊戌冬辭逆時西厓為群
小所逐一時清流網打殆盡欲並及公而擢據無所得公
遂謝病歸授大司成又辭己亥拜慶尚道觀察使公素惡
鄭仁弘為人過其門不問仁弘大憾恨嘆其當構四壁之害
子六月叙拜兵曹參判 麟仁王后之喪差山陵提調
以本兵務劇難於兼察遣授大護軍冬魚同知春教館事
辛丑以同知中樞府事兼四道都體察副使從李相國德

警巡嶺南冬還拜兵曹參判壬寅春拜全羅道觀察使癸卯秋辭還授禮曹參判國甫去亂疆場多虞上咨元帥於領議政李德馨對曰韓浚謙職秩雖卑望實俱隆今之專閫無論於此人者九月遂以公為四道都元帥國朝以來以嘉善為元帥惟公一人而已上疏辭不允大臣請加秩有阻之者寢不施冬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尋拜弘文館副提學由辰春拜吏曹參判以親嫌還授大護軍兼同知義禁府事真拜副提學秋以工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冬還吏曹參判乙巳兼世子右副賓客夏視師于湖嶺時南徼無警時相有不悅公在銓者謂帥臣受命不可不出巡故有此行將行公解本職不允九月

召還累辭得遂拜大司成後副提學尋特授戶曹判書丙午丙寅天使來頒詔國儲齋竭而經費浩煩公周旋調度接應心無闕事亂後言善為慶支者必推公為首丁未春兼同知經筵事夏拜大司憲以親嫌還授西樞秋拜平喪道觀察使明年貞敬寢疾公親執湯藥衣不解者數月及丁憂哀毀踰禮幾不能支庚戌制終付西樞尋以漢城府判尹遷大司憲辭就西樞時光海政昏諸奸擅國會吏判缺大臣首薦公伺左腹者忌之作飛語上聞公見幾方求外出為咸鏡道觀察使仕關僻陋不害文教公至以風化為先禮高年旋異行巡接士子誘掖獎勵設為程式親自提警先刊家禮小學譯以方書分授列邑課其誦讀

又行鄉飲酒鄉射等禮又選俚俗歌曲之可以感發人者
彙為五倫廣布閭巷俾日夕歌詠之於是庶序有絃誦之
風村野有揖讓之俗使曠代天荒之域一變至此寔公之
化也 定和兩陵碑毀於倭寇歷數十年不克重建公營
闡改立 聖祖潛龍舊宮亦燬於壬辰而手植六松猶存
見者敬之而在村閭中民俗昵馬牛馬而過者睨而不知
下公以為甚非廣敬之道立石其前而記之使大小人過
者皆下前後按使以土俗勁悍率嚴刑立威公輕其苦杖
濟以寬和民始有樂生之心令行而禁止壬子瓜滿不許
代癸丑四月徐羊甲之獄起初李爾瞻得罪 宣廟削黜
不叙者九年日夜覘伺幸國家有變而逞其毒丁未久

宣廟久不豫柳永慶倚附幽陰植黨顯擅爾瞻乃乘時謂
永慶有易諸計密遣門客啖鄭仁弘上疏劾永慶 宣廟
震怒竄仁弘及爾瞻光海疑懼日深 宣廟大漸慮光海
不克保骨肉爾瞻輩將甘心於永昌 手書遺教曰不穀
忝位負罪臣民若隕淵谷今忽得重病夫脩短有數死生
有命晝夜之不能違聖賢之所不免夫復何言但大君幼
穉未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我不幸後人心難測萬有邪
說願諸公愛護扶持以此託之外面書柳永慶韓應宣申
欽朴東亮許茂徐濬及公姓名封置宮中諸公比日莫之知
也及 宣廟棄群臣 王大妃始下于賓廳旋即封入光
海嗣位爾瞻驍柄用思逞憾於 先王且知光海必欲除

永昌謂遺教非先王御筆乃大妃使內侍閱希寤
偽造者而七臣為之保護交構百端榮感中外至是劫盜
扑應屋被繫拷掠當死爾瞻陰使人牒以禍福使之從獄
中上變於是獄讎為遂遂殺國舅金悌男囚永昌大君子
江華獻納柳活首効名在遺教者並削去位版及賊決
承爾瞻意旨廣為誣引逮捕四出公亦自德原被收是時
禍焰甚酷人不自保被逮者或枝辭以自解公素與悌男
不相能且有事可證親戚皆勸之曰且以實置辭公曰死
生命也賣人以圖免吾不為也竟不從光海親鞫問狀訖
即放歸田里是日出歸西湖德謹村庄伯氏參議公稟官
社門已數年矣相對甚樂日與子姪討閱經史談說義理

暇則飲酒賦詩從容閑適人不知其為處患難也丙辰光
海欲遂廢大妃追戮悌男屍肆諸市尹詔鄭造柳瀟等
復論公遠竄丁巳付處忠原置茅而居不出戶庭辛酉四
月量移驪州八月敘拜知中樞府事為五道都元帥前此
深河之後兩帥沒於虜遠廣繼陷寇勢益張聲言東搶恐
喝日甚上廟堂謀擇帥僉議皆以為非公莫可故有起廢之
命公拜疏辭不獲十二月寇入義州至林畔而去遂開府
于中和公雖不得已而起事已無可為者癸亥三月我
聖上入纂大統中宮殿下正位坤極進拜公輔國崇祿
大夫領敦寧府事西平府院君五月召還時朝議以
天朝有協討之命則自上當親率三軍故冬以公無留

都都體察使公以后戚之家不宜預軍國事累辭不允
甲子正月遂遣稱兵 大駕南巡二月遂誅 駕還京師
公常扈衛馬六月無知春秋館事同修光海日記力辭不
拜乙丑春辭都體察九月兼五衛都提府都提管亦幾又
辭適丁卯正月虜人潛師渡江連陷城邑公以扈衛大將
奉 慈殿中殿入江華在途有 朝旨命公為陪衛大將從
王世子分朝南下至全州置撫軍司公與李公元翼申
公欽同為堂上軍民恃以為安三月寇退陪 世子會
行在四月還京公素患風痺驅馳顛頓之餘病轉劇 上
令大醫守視問疾者相望於道疾革召子弟書 啓草以若
將為 國家論事者而已不能言矣以七月十七日辛巳

考終于會賢坊之寓第計聞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中使
充喪事賻贈有加 王世子即日舉哀比及葬又臨吊同
朝士大夫莫不齋咨涕洟曰國無祿矣其來哭者必甚哀
其葬也會者三百餘人卜九月十九日窆于原州陰校村
先兆西五里許庚向之原以檜山府夫人黃氏附公資稟
忠厚氣象光明和而不流寬而有制加以儀表雄偉舉止
凝重人望之知其為盛德大器也早受議政公庭訓與家
議公篤志為學日邁月征尤好禮凡吉凶有事必稽于古
不為俗習所拘孝友敦睦出於天性議政公既棄世家益
貧空未幾參議公又遠謫公獨侍大夫人左右順適以養
志為先室妹亦并者數人保護教誨婚嫁以時雖在禍患

顛沛兵戈喪亂之際甘旨之供溫清之節未嘗缺也及公
歷鎮雄藩夫人年登耄耋公亦議公又屢守六邑遠奉板
輿榮養備至每壽筵席夫人輒却衆樂使歌者歌感君恩
曲公推演其詞撰續曲以進嘗約朝中卿大夫有老親者
作壽親襍良辰吉日無觴上壽一日禮曹以聞 宣祖特
賜樂以榮之與參議公半世同居通其化財崇禮之樂至
老彌篤每痛仲氏早逝弟妹多不壽撫其所出不啻若己
子教育成就咸使得所朝夕會食長幼盈席堂廡之內和
氣藹然輕財重義賑貧恤孤宣吉凶貨助各得其宜族
姻隣里皆歸仁焉尤篤於追遠常設同宗會又為之叙譜
系以示厚倫之本清州方井里即太尉公舊里也參議公

收是州公與之相議築壇以祭立石以記之平居和易從
容未嘗有暴慢之容鄙倍之言事雖有甚可怒者終不形
色辭待側者或故激之亦笑而不嗔待人寬而恕聞人過
失輒不樂或以橫逆相加未嘗與之較其逮自北關也金
吾郎希權奸意窘辱百端處之夷然飭子弟毋敢有怨言
後有問其名者則曰已忘之矣平生無所嗜好於一切世
味泊如也位至卿相家如寒士領敦寧五年宅不廣一架
田不置一區既無粟馬坐客無重席八路無一口奴婢此
雖在公為細行而亦足為鳳凰之一毛也自在韋布人以
鼎軸期公而世路崎嶇屢起屢躓先公進者自視歎然及
公貴多以 祖宗朝韓上黨故事為言者領相李公元翼

雅知公志不投卜公聞之喜曰完平真可謂愛人以德矣
位望愈隆而操守愈確未嘗以一言半辭及於時政避紛
華勢利若將挽焉此則古人之所難而公裕如焉少不喜
祭進晚節等小齋於松楸下顏之曰歸來領相申公欽寔
記其扁雖遭世多故不克退閑而雅志固可見也與李白
沙恒福李漢陰德馨為莫逆交及癸丑之禍一時俱被罪
漢陰待罪龍津憂憤而卒白沙竄配北青歿於謫所公比白
以詩哭之語意悲切聞者隕淚爾瞻惡之益謀所以道公
死者而公終不恤也為文平鋪典贍不事雕刻詩亦優游
不迫發於情性有古詩人之風記性過人自學語以後耳
目所覩記歷歷向人道羅列貫穿如昨日事通曉國家典

故 祖宗以來文獻儀軌沿革損益若視諸掌 朝廷凡
有所疑必咨公以決焉所為詩文不自收錄又為兵燹所
失今有亂稿若干卷藏於家夫人昌原望族禮曹佐郎
贈叅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城之女也生十
四歲而歸于公溫柔嘉順端莊淑哲克修婦道配君子無
違德閨門之內井井有法娣姒族屬咸稱其賢甲午八月
卒于原州之寓衙享年僅三十四累 贈至貞夫人癸亥
進封禮山府夫人舉二男四女 中宮殿下於次為第六
載誕元良尊居儲貳次曰 鳳林大君諱次曰潛曰濬
皆幼男長曰會一通政府使有二男三女男以成以平女
適士人申翊隆鄭何一幼季曰昭一明秀而夫女長適宗

簿寺正李幼淵生一女次適侍講院弼善口爾徵次適禮
曹參議鄭百昌生二男一女側室有二女許通李煥宗
室珍原副守世完其壻也經世之與公論心蓋四十年有
餘去臭味聲氣無一不相投合始終如一曰其所以相期
待勉勵者在於道義而不在於名利宦達之間也府使公
累然在憂服之中告余曰知先君者宜莫如公願得公筆
請所以易其名者乃以參議公所撰次家傳來示其論述
德行無一字溢美皆余所親知而深嘆者遂依其文而歷
叙之如右以備太史氏擇焉具官鄭經世狀

愚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年庚辰

先生年譜其壻同春宋浚吉撰先生諱 經世字 景任
大号 荷渠 又号 乘成子 晚築別業於于山中改于北以愚伏
仍以為号或称 石濼道人 又稱 松麓 嘉靖甲子年癸亥
九月十五日己丑申時生于尚州栗里村七歲讀史略八歲讀小
學二十登進士宣祖十五年 壬聘全義李氏高侍 二十二李氏卒 二十三王
郭氏卒都 二十四登賜 聖乙科第二十五聘真室李氏校尉 二十八丁贊
舍居財 丙公憂三十歲壬辰六月 夫人李氏不昧于兵甲募兵以復讐為多冬遂
痘疾卒十九官左叅贊七十拜大司憲七十一即崇禎六年癸
酉六月十七日丁丑亥時卒于墨谷寓舍是日大風雨七
月 賜左贊成八月二十五日甲辰葬于咸昌檢湖之西面坐
北向之原遠近仗士舍葬四百餘人乙亥冬醮享本州道南書院

